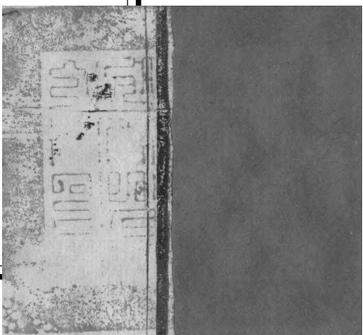


來鳳縣志

卷三十  
藝文志文



來鳳縣志卷三十

藝文志

文

明御製文

明高帝告太歲諸神文

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欽承之則民安物阜邇年以來  
施州衛夷歲爲邊患斯患也稱自堯舜以至於今化弗  
循教征弗畏威蓋恃山巖之險固林木之叢深故跳梁  
出沒虐境傷生也今遣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進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一

取散毛安慶侯仇成充征南副將軍取容美等尙合擊  
散毛其遣將發兵必期摧堅撫順以靖東南

舊衛志

明高帝諭江夏侯周德興征蠻

昔君之武臣有忠於君者盡其筋力所以爲君禦災捍  
患至終身而後已朕於史書見之每歎賞不已洪武十  
四年蠻溪爲盜病民朕命年壯能陟崇山峻嶺之將率  
兵討之爾時開國元勳江夏侯周德興侍其旁卽請願  
行朕不覺興歎將謂古有是而今無此今乃若是豈古  
人獨名者耶朕本憫其年逾六十不忍使行今必固請

遂命行抵秋成功凱旋賜卿田一莊爲子孫世祿嗚乎  
勤忠不怠禦侮安民非卿而誰故茲勅諭

湖廣通志

碑記

文廟碑記

乾隆二十一年

來鳳縣知縣 林翼池 警齋

國朝定鼎之初誕興文治卽隆

至聖之祀典國學有廟闕里有廟直省郡邑有廟崇祀

先師大成至聖及七十二子凡先儒有功聖門者亦皆從祀  
廟庭

列聖相承重茲典禮今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二

皇上洽治重光尤加意文教崇學尊師而德化之覃敷無遠  
弗屆蠻疆改設百凡未周卽首事文廟蓋以幾希之存  
於人心者不可一日或去而大聖人明善復性之教不  
可不時時胥知愚賢否而偕之大道也蓋大聖人之道  
鉅無弗包而細無弗入初不以今昔遐邇而有間聖人  
之道卽天地之道流行充塞於宇宙間者無所往而不  
在焉施陽來鳳舊爲楚蜀之交去京畿七千餘里古要  
荒之地歷年多而漸摩久風氣日開俗亦浸變

今上御極之元年奉

旨建

先師聖廟峻整深邃巍然當座

聖像益尊後建

崇聖祠崇祀至聖五代牌位制亦周備神獲妥妥安顏曾思孟與十哲位次配列左右復作東西廡分序從祀諸賢左旁置明倫堂一座後垣隙地可數畝作齋舍蓋自行義路入禮門大成門一望俾夫列宮牆內歧宮牆外者一顧瞻而知聖道之可修聖教之可尊也絃誦之勤風化之美不於茲廟有以正其本而錫之極歟夫古者黨庠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三

序塾以次升於司徒論諸司馬今雖學宮未備補弟子員者漸附施學儒官未有專司然數年生聚數年興庠庠序之制師儒之官漸次完備將文章蔚起經術修明其所以仰答我

國

家豈弟之化者砥礪功修一返於古期無負大聖人明善復性之教無使觀風化者謂文教之隆獨在科名已也是則官斯土者之與爾諸後生心期而願望之者爰爲之銘曰

緬維聖道歷久彌光無行不與江漢秋陽生民未有千

秋素王顧瞻廟貌佩服不忘惟茲來地新闢土疆惟爾  
多土克念彝常母詭於正母嬉於荒明體達用允罔不  
臧馮翼孝德鳳鳴高岡步趨賢聖喜起明良

重修文廟碑記

湖北學政 鮑桂星 覺生

聖人御宇首隆學校春秋仲月上丁崇祀

至聖先師四配十哲及兩廡諸賢大儒典至鉅也直省各府  
廳州縣莫不設儒學卽莫不祀

先聖特頒帑金修建廟宇蒸嘗誦習匝寓窮垓聲教所訖莫  
之或外來鳳古夜郎國地宋元以來爲蠻崗官司其時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四

固不知學亦不知教

憲皇帝雍正乙卯年改散毛七土司地爲來鳳縣  
純皇帝乾隆丙辰元年乃設官輸賦而其地始有

宣聖廟然規制猶多闕畧未之講也今

天子卽位之元年丙辰邑遭教匪蹂躪而

聖宮頽壞急宜營造當事者屢請修建以卹襄軍務旁午稽  
久不報越八年癸亥閤邑紳士倡義重修願釀金幣效  
勤勞請於縣令朱君桐雨乃共經始卜筮吉日鳩聚工  
材明年甲子 大成殿 崇聖祠東西廡 大成門皆

神聖震疊萬國

先師之教經數千年而後行於是邦俾生其間者如行青天白日中雖設學不及三十年而德洋恩普淪浹膚肌於是邑人士皆知大義先後十年間慘淡經營不避勞怨勸輸白金二千餘兩重建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五

至聖廟堂以妥侑神靈而欽若祀典邑人士可謂知所本矣捐俸督辦知縣朱鳴鳳力爲贊襄者訓導蕭琴先首事者拔貢王廷弼舉人曾有光生員龍世清同管工部署監生夏思盛分里勸捐則有若拔貢楊逢祥張書紳歲貢陳天煦張鴻範楊正誼曾有典咸甯教諭張思雋雲南巡檢何顯樑廩生覃協中周宏藻生員滕自書向興校向仁浩覃述常田瀛疆王朝儀鍾待聘田啟芳劉中華向伯龍向振鵬楊如桂軍功武生張士柄

建社稷三壇記

林翼池

古者建國則立壇壝祀社稷以祈報而宜民也下自郡邑各得置壇墀於郊垆南祀風雲雷雨山川北祀社稷而厲壇亦隸北從幽奧之義也來自改縣治南北各有專祀而壇未設僅度幾席地曠置之而又厲祀與社稷同地非宜余每承祀其間肅恭蠲潔以介神勞計令典之缺未備更慮地之暫侵沒於民也乃營築壇地南壇負離面坎北壇負坎面離高各三尺周十三丈繚以垣四置石柱前闢神路左右各爲階級更置厲壇於北隅制視社稷較隘不與社稷同位其上俱不構瓦木以未

糜嬴公帑又不欲聞於民也壇成余復承祀踐位行禮視初之曠置荒地尤有昭明焄蒿之意其在詩云圭璧既卒甯莫我聽在昔火旱有災則變置之蓋祈報饗以效靈資民生者化甚溥也夫天地好生率育不已長民者勤施而左右之用其愷悌升爲馨香足以播和導祥茂對贊育原不在斯須之神聽格度可以邀致鴻庥也君子之交於神以政不以文而政本乎德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余懼涼德無以宣時序而質鬼神若夫氣度儀章之際其奚與於休嘉之徵也哉是爲記

邑侯于公捐建義學置學田碑記乾隆七年舊志

我侯之治邑也慈祥愷悌仁義兼施弼教明刑恩威並懋凡向之椎髻跣足慄悍難馴者靡不革面而革心矣獨是改設未久誦讀者既不易其人司廸者亦不得其地我侯用是朝夕厪念而孜孜弗釋焉特捐俸廉於本城大旺建義學二座置學田四十五畝禮聘仁良聚孤寒子弟而教養之九年以來絃誦之聲達乎四境矣今我侯以清廉勤慎上膺

簡命調任漢川扳留未遂謹勒數言以誌去思云仁侯諱執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七

中字君敬號韶菴山東萊州府昌邑縣人治邑九載今調補漢川建本城大旺義學二座復捐學田桐子園田二十一坵計三十一畝五分一釐竹園田二坵計一十三畝七分五釐

范邑侯重建義學碑記

舊志

侯中州世家也甲辰魁鄉薦癸丑捷南宮初分符得施之建始政簡刑清廉調來邑甫下車奉聘入闈經數月旋復興數大政知邑之學校未興則詳請之知邑之荒郊膏腴則勸墾之知邑之胥役鮮當則擯斥之其有好

事舞文無情健訟者一經公斷不惟負者忘刑直令人  
傾服而後知是非不罔公道在人間也至於庠序之典  
尤惓惓注意所有義館諸童每親詣講貫多方鼓舞尤  
慮遠邇就學者不足以容復爲之重修建設門厨前堂  
後室煥然維新異日文風興起端有賴於斯矣是侯以  
天下才僅父母一邑未數月政通人和則由期月而三  
年以答

聖天子之休命者誠不知其何如矣從茲待命

楓宸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八

龍章寵賁煌煌善政銘彝鼎而傳青史固其所必然者區區  
勒石一隅何足爲侯重第使後之繼侯以父母來邑者  
觀斯石而效斯政侯德之延綿在千百世矣則此一石  
也豈特爲一時誌作人之慶已哉

岐陽書院記

林翼池

自唐虞立德三代立政而教行乎德政之間孔子兼之  
祖述憲章生民未有子思直揭修道謂教道之在天地  
也發於山川洩於人文上自日月星辰下逮昆蟲草木  
莫不有道吾身渺焉中處所以位育參贊者於道是賴

國家養士取人率用是理顧教必有其地地必有其名欲專業其地者循名而責實焉耳我

朝重道崇儒興賢育德其自郡國州邑俱令建義學爲講學肄業地來邑隸施陽改設以來學宮未建首置義學於城南猶慮負笈者憚於登涉也大旺卯崙復兩設義學是皆廿年來蒞斯土者聞之上官籌畫周詳仰體我皇上作人之雅化冀存幾希於不沒也比年來風氣漸開執

經請業者蒸蒸日上起本城義學舊制卑陋亦幾就圯且殘屋數椽而未經懸額位置爰卽舊舍鳩工庀材營葺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九

完固額曰岐陽書院前講堂後學舍周繚以垣可數畝爲後來增置學舍地蓋雖未能規制完備仿嶽麓石鼓萬一亦聊以使此一方之執經問業者無風雨不蔽之嘆焉爾顧學以立教教以明道昔朱子記合江書院謂諸生之所以學而非今之人所謂學吾友張子敬夫記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講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先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如是而已後之學者信

能於朱子所謂將發未發善與不善之間而得其所以爲善之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窮理盡性之學於是乎在而豈第章句文詞之未徒可剽取科名也哉吾願與來邑人士喻之願與五方戾止來邑之人士共喻之且願繼自今蒞茲土者所以嘉惠我來邑人士屬望後起者無不以入孝出弟守先待後爲講學明道之教由是而升堂而入室則此講堂一席地不僅使一方之執經請業者無風雨不蔽之嘆而直可作聖域賢關視也已爲記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十

朝院書院碑記

邑拔貢

王廷弼

斌夫

學校王政之本唐虞三代皆由之黨庠術序是矣然無所謂書院也自宋儒聚徒講學擇山水勝境創精舍以處四方學者始有書院之名由是書院與學校並重我朝誕敷文德定鼎之初卽飭各府州縣設學有學之地卽有書院以佐之可謂盛矣吾邑自雍正十三年改土歸流首知縣事者爲山東于公雄時學附恩施未置學官而于公已有書院之設以養以教風氣漸開嗣是河南范公福建林公俱重爲修葺始名曰岐陽三十六年始

設學三十七年始移東湖縣訓導振鐸來茲當其先主講者卽有司後則兼之以學官其卽黨正州長其官卽其師與夫以蠻荒之服教畏神也戢干戈者六十年無端而白蓮之教從而煽惑民心旣已不靖故邪說易誣也是以有丙辰之事

新天子卽位渙發大號

命將出師

天戈所指卽時殲滅而虔劉所遺急宜修其孝弟忠信以事其父兄長上則書院不誠爲來鳳今日之急務哉書院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十一

舊在城南今邑侯康公病其湫隘囂塵不可以居乃行營高廠地得東門里許之桐梓園下臨溪河每春夏泛漲則波濤出沒如聞蛟龍聲秋冬泠澹之狀亦令人悟源頭活水而樹木陰翳時鳥變聲皆可以助讀書之興侯旣得之特捐廉俸諏吉命工前爲院門門有樓樓凡兩層上祀魁星下供師生登覽中爲講堂後爲院師憇息地左右齋房各十間間各容兩榻厨房二間不五月而工竣祀

先聖告成功禮也顧旣有教之之地則不可徒存其名今日

之所以爲教者莫若先端學術行於近者者自入於人者深豈但詩賦文章爲戈獵科名之具乎然則侯之移建於茲也固不僅欲科名顯耀一時而直欲諸生絃誦揖讓於其中遲之又久至於人心正而風俗醇也易其名曰朝陽且願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者焉如高岡鳳嘖嘖嚙嚙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也其期望爲何如耶乃爲記其顛末而書之碑以告後日之吉士吉人爲君子使者

移建卯崗義學碑記

卯崗  
巡檢沈懷楓  
梧  
章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十二

學校王政之本也我

朝崇儒重道育士與賢郡國州縣令各建學校廣風教來邑自土司歸流至今風氣日開俗亦浸變乾隆七年初經邑侯于公建學署南又分設於大旺捐廉寘桐子園竹園二處田均資膏火執經請業者蔚然興起而地廣人稠負笈者終憚跋涉乾隆十年大旺貳尹蔣公來司署任復建義學於卯崗卜地署右之關廟坪請於上憲歲給膏火拾六金延師訓迪於是達德一鄉業儒者稱便已四十餘年矣予於乙巳歲蒞斯土履館週眎見制

度尚屬草創基址不免偏歌欲更新之而不得其地比來傾圮日甚難以駐足殊惜人材放失末由陶冶而成之因度署前百步許曰民壯坪廣二十餘丈治地剪荆極得平坦遠勝前日因詳請移舊館於斯捐廉首創士民樂助者爭先恐後乃鳩工庀材親爲管理營葺完固越兩月而落成講堂五間以旁四間爲肄業之所中間奉祀

文昌帝君前一層爲樓門環以高墻廣植花木臨河面山頗

饒勝概是誠地靈而人傑矣因顏曰桂林書院蓋欲志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十三

士顧名思義以爭自濯磨耳夫山川無不洩之精華而人才應之將見雲蒸霞蔚登斯堂者操折桂之斧遊廣寒之宮有自今日兆其祥者安得以彈丸地而小視之哉

張邑侯捐修沙坨坪新堰碑記

舊志

民間之興作未有不由在上之鼓舞而能踴躍有成者也來邑改縣治類多崇山窮谷而平原沃野可開墾者不乏其有水源之逶迤綿亘可開濬以資灌溉者莫如元阜里之沙坨坪也在昔相其水道取自紅巖溪計程

七八里歲庚申于邑侯興修尋毀壬戌重修癸亥又毀衆竟置之無如何矣張邑侯蒞任厯懷教養躬自相土度勢復命重修民欣從之陟巘降原不憚劬勞爰捐貲鳩工穿山鑿石挖溝築堤數閱月堰竣前後費白金計不滿六百而利賴無窮功垂奕世上益國而下裕民雖用力者民而鼓舞振興者不在民也豈得以耕田鑿井爲小人之事而忘我侯力於何有哉侯諱冲字天衢由癸丑進士調任來鳳縣知縣河南陳州太康縣人也堰旣成民感其德勒碑以誌不忘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十四

重修張邑侯祠堂碑記

邑拔

張

峻

小山

生有益於時沒有垂於後雖百工伎藝之良被其嘉惠者莫不祠而祀之以報其功況德足以造萬民之福功足以輔兩大之宜者乎若士配勾龍社主后稷庸在民生典詳祭法血食萬世所以崇德報功者至矣吾邑古散毛地也元明以來雖附版圖而土司雄據朝廷以化外羈縻之山深地穢農制未詳而民多飯糗茹草良足悲也惟

皇朝德彌六合威暢九垓雍正季年諸司畏服納土始設縣

治環城之地以縱橫之步計之周廣約二十里厥勢平  
衍厥性燥剛厥植梁菽欲闢田疇通灌溉久不得其要  
領非具大經綸大學問者不能識亦不能爲也乾隆七  
年公奉

天子

命來治是邦政通人悅風流令行乃觀地勢之高卑水  
脉之起伏大局已定於水之自東北來者循溪而溯之  
至龍洞橋兩山夾澗水來甚高從岸上修石堰渡之廣  
僅數步乃循山開堰引水東折經馮家坪又折而南經  
麥地塢又折而西遂與田滙此東北之水道也凡附城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十五

之田皆灌之若水之自西南來者循河而溯之至伏虎  
下洞是時樹木陰翳禽獸上下審其流泉勢卑莫引復  
從洞側上行兩山壁立怪石攢簇銳若刃排突若甕立  
怒若虎攫橫若牛觸而公扶籐徐上乃至上洞泉聲噴  
怒極高且遠洞左石壁中生石簷廣尺有奇長約數丈  
乃令開鑿爲堰缺者補以灰泥斷者續以鉛堰引水曲  
達灑灑有聲洞側豎木爲架支木堰於上長二丈有餘  
渡水於左側石堰卽今靈官廟下石壁也壁有石簷鑿  
堰六十餘丈其法從同於是修土堰以承之深二尺廣

三尺水折而南小阜阻之乃穿阜爲穴高六尺廣四尺以通之又折而兆經龍家均又折而東大溝闌之深二丈廣八尋伐巨木數株掘溝底爲窟深五尺以木入窟築之令堅上加橫木以木堰架其上引水憑空而渡至今謂之高堰又折而南經烟堡山遂與田滙此西南之水道也凡河上之田皆灌之此二水也一道遠而審勢維艱一道近而施功彌苦當日用工若干捐費若干告峻何日助理何人兩經匪變底冊無存德碑莫紀吾甚惜焉然而水道雖通田未盡闢乃親率百姓指示方畧

合力趨功勤加開墾窪者堙之使起突者剗之使平田塍繡錯水利瓜分以定世業以杜爭端由是土之曠者皆化膏腴民之貧者漸臻殷實又於農隙之餘申以孝友之教服以詩書之澤由是鄙僊之子化爲秀良絃誦之聲興於農畝百餘年來安居樂業食德飲和春夏無旱乾之苦親鄰有洽比之歡則是公之大有造於茲土也公政成解官民建祠以祀至咸豐季年祠經賊火化爲煨燼父老過之有隕涕者茲邑人謀重修問序於余余思國僑洽鄭伍田疇而民歌父母李冰守蜀通溝洫

而民奉馨香公之懋績抗美前賢皆有功德於民生爲循吏歿爲明神者也雖吾民自高曾以來口傳耳熟飲食必祭猶未若登公之堂拜公之像其感佩爲彌甚公諱冲字天衢河南陳州府太康縣雍正癸丑科進士也乃作迎神送神之曲春祈秋報使田畯歌之以誌沒世不忘云

擊社鼓兮聲隆隆割豕烹羊兮迎我公公之來兮穆若清風田畯拜舞兮其樂融融扶鳩杖兮黃髮翁駐竹馬兮垂髫童公福我兮年屢豐蝥賊不作兮旱魃不雄公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十七

醉止兮堂之中樂民之樂兮樂無窮

擊社鼓兮聲不已送我公公咸拜起公之去兮雲光徙倚仙鶴與飛兮無定止步長堰兮水瀾瀾濯清流兮石齒齒農有秋兮維糜維芑稼如雲兮胡爲不喜永福吾民兮歌樂只世世子孫兮疇離祉

重修乾元寺記

邑舉人

何遠鑒

葆山

余生平不侯佛而喜遊寺觀崇阿二里許有寺名乾元未詳初自何時麓山面水卽城東八景中所謂古寺留雲者也有大佛金身丈餘手擎舍利兒時瞻仰心竊異

之嘉慶間有劉和尚者通文墨訓蒙其中余每自塾歸  
輒過從相與談清淨理久不去厥後住持尼僧余亦南  
北馳驅遊覽之日稀焉咸豐辛酉秋長毛竄境焚先人  
敝廬而附郭村莊寺觀無不燒燬殆盡而大佛者遂暴  
露於榛棘瓦礫之間嗟乎滄海桑田陵谷變遷劫數所  
在仙佛不能逃况人乎余頻年蓬梗未歸每過而見之  
同病相憐爲之心惻今年秋兒輩爲余築雲蔭山房聊  
蔽風日而老尼必空新蓋蘭若三間金碧輝煌恍然如  
昨又未嘗不嘆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也宣聖曰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苟能本性常存面目不改剛健篤實  
光輝非理有固然者與今旣幸余得賦歸來並喜佛之  
恢復舊觀也是爲記時同治三年甲子歲仲冬月

鍾靈山廟碑

邑庠生

周在中致堂

宇宙磅礴之氣峙焉爲山其大者爲嶽爲鎮其下爲郡  
國爲都會生其間者爲哲人爲竒士爲名公鉅卿其流  
形品物亦爲齒毛羽革杞楠竹箭之材山之爲靈昭昭  
矣吾邑南三十里有山焉上銳而下圓不屬於衆山子  
然若一峯孤出高不過數十仞而又僻在遐壤里之人

羣相與靈之也號爲鍾靈者已有年道光癸巳共議建廟其上十月望後二日功成神像莊嚴祠宇壯麗赫赫濯濯儼若有靈焉陟降而式憑之者瞻望之餘彌切仰止山之靈以神而靈歟抑神之靈以山而靈歟皆不可知第見環山而居者其人則耆而艾其物則蕃而昌其歲時則協和豐稔而無災癘夫乃歎鍾毓之靈不間於要荒爲山靈爲神靈其福佑我生民則一也爰爲之記後之遊斯地者庶幾顧名思義云

天人橋記

林翼池

治之西南三十里爲馬鬃坡越坡數里爲高崙崙臨溪溪之濶無過十餘丈但此地非官路不設官船近民募制葦渡制小其截流有嵌石橫攔上輕下軒作掬水勢非暴雨溪漲時離水數寸驟馬徒步可從此過特左岸缺二丈餘如牙齒脫落其一者水深流急放木梗者從此下灘捷甚不知天之生水生石故留一缺以通水道與抑或通水道者之鑿破混沌使然歟而濟渡者恒以是隔有架獨木其上以便來往者木狹而溪險水湧急時不及收常漂以去余嘗走大旺汛輿人貪由此視官

路近十里每到是爲行人危之而二尹蒲公過此亦有難色爰與議造木橋卽溪中之嵌石鑿窟植砥柱高三尺許上架三木梗寬亦約三尺維以鐵纜溪漲時梗浮而鐵纜維之其畔砌石磴使坦平則輿馬之濟如康莊矣下令里民取材庀工一閱月可竣程蓋欄溪自然之石橋五居其四補一段之木卽可以利濟因天之功而人易爲力亦邱陵爲高川澤爲下之遺法也橋成爰立碑於橋頭勒曰天人橋以誌不病涉之意云

卯崙記

林翼池

治來之明年五月六日因省農與蒲二令董司至縣南百二十里爲卯崙崙濱河司署在焉南北行從此登畔其東流自宣入來西北大旺衆水歸焉以河與龍山分南北界西流自蜀酉陽來東西二水滙卯崙出口浮辰河達常德山勢廻環擁抱不見水去處暴雨時至下流未通漲幾數丈其上三十里爲漫水以水勢平緩故名漫從此舍輿駕小艇順流行二十餘里爲欄河蓋將以洞石作水欄名河歟鄉民相率迎官官司呼其老者以從撐數里河漸隘僅十餘丈左右崖壁陡削墻立無堆

阜突怒塘砒硬礙狀天作地成細膩光澤互相繞映如雕琢磋磨就者顧使雕琢磋磨必不能就若斯之細膩光澤忽而見浮圖對峙方圓層級丈尺不紊忽而見天門重開淺深廣狹出入可由或作靈犀分水開判截止勢或作巨鼇戴山負重隱伏勢俄而鄉民指爲石磨龕則見其團圓對合可以碾食糧指謂下棋枰則見其坦平位置可以布碁局指謂香鑪崖竦然作篆起烟雲想指謂蓮花甌飄然作凌波仙子想中有崙門最廣可數武鄉民云此大洞也乃攝衣披草而進內有兩層周圍

遙望崖壁數十丈截留半壁有洞門頗窄較之大洞僅四之一半門置一橫欄擎三杆鄉民謂壞時卽依舊制易新陳者墜下人見之不能拾以去是或有神者主之與第見水從崖壁下瀉瀑難測杳不知其所之商人運木至輒折散逐浪放流緣畔行三四里許下口撈拾數百間有失一二根者以其中之屈結溯澱有未易以直達之處蓋觀夫大川之利涉彼輪困權竒者之出山而爲其用從未有若此之蹊徑迥別者也鄉民謂冬月水淺時從下口而上其中水徑之幽曲石態之變幻蜿蜒

尤不可方物時張尉因視囿犯疾未偕至始意其素稱佳境及謂秋冬從下而上閱歷猶竒絕益信矣而鄉民猶殷殷有詞謂昔有仙人遨遊此間杖履逍遙父老能述其蹟噫異矣夫以茲空洞之深窈川流之灣灣山石之靈怪幽異設置之中土通都遊覽品題者日不知其幾千百輩卽未經遊覽品題者亦能熟聞其名而心慕其勝以不親歷爲恨也乃今棄之遐僻之鄉奧荒之地豈造物者故於蓬萊瀛島外別爲餐霞羽化者闢一區宇不欲使凡跡之相溷也千百萬年寂寞清冷曾無有

過而問者而爲孳孳圖利之徒所懊嗔謂一間未達之不能擴包荒之量歟孳孳圖利之徒亦烏足與語此者哉余故愛茲洞之竒而惜茲洞泯泯於此之不幸也貳令蒲君謂吾儕今日之遊而茲洞得公之顯其微闡其幽則其幸也余謂吾子斯言對山靈而滋愧矣夫以千百萬年之寂寞清冷於此曾無有過而問者而且爲庸夫俗子之所懊嗔余亦何力而能顯微闡幽使遊覽品題者之不致泯泯而熟聞其名心慕其勝者之以不親歷爲恨也則仍愛之而仍爲茲洞惜其不遇於今茲也

夫雖然茲洞之深窈灣潛靈怪幽異天秘而地私之固宜爲庸俗之所懊嗔而亦何藉遊覽者之品題聞其名慕其勝者之以不親歷爲恨也必藉是以顯其微闡其幽則非所以成其洞之深窈灣潛靈怪幽異也已

游佛潭記

龍山 饒建寅 春圃  
拔貢

蕉溪山水惟佛潭最爲幽峭曲折潭在邑東北十餘里潭之上丹崖霞壁高十餘丈崖際藤蘿蜿蜒倒垂而下泉從雲根石罅穿出濺玉跳珠天清風雨時聞石壁上舊鑿大小古佛十餘尊旁鐫咸康元年五月二十日字

風磨露洗古色斑瀾洵萬山中第一竒蹟檻外脩竹如  
帚高可掃雲石泉鳴咽雅與竹聲相和竹外潭水生寒  
浴紅堆碧青萍翠荇之間時有小魚游泳忽焉鷗浪鷺  
濤流出前汀但聞溪聲如吼若掉廣長舌不得而名其  
妙也癸酉春余與二客引竿刺船泝流而上行十餘里  
夾岸皆桃花柳陰間之一林紅雨三尺綠波摩詰云春  
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今茲之游彷彿似之  
既抵岸歷石室上層樓則如來在座拈花微笑余與二  
客皆相喻於無言矣竊維東晉咸康迄今已歷千數百  
年當其五馬化龍一牛渡江此地越在遐方不知誰何  
之人鎚幽鑿險竟於此人跡罕到處大開選佛之場俾  
鷺嶺鷄園儼然在望今雖年湮代遠而彌勒龕慈悲室  
固無恙也余流連景光輒徘徊不忍去意者其當時隱  
君子之所爲乎或曰此前代仙人之所鑿也事之有無  
未可知吾獨於此得文章之妙焉文章以幽峭曲折爲  
工而斯地之幽峭曲折又出於恒蹊之外可以記矣至  
於傳與不傳非余之所得知也二客唯唯力請記之客  
爲誰一張君羽儀廣文一曾君吉堂孝廉也

鳳泉記

選用張鑒鏡如  
通判

泉固出於山也在山之泉固清而不濁也使天下名泉泠泠於深山窮谷中而不遇白太傅陸鴻漸蘇子瞻輩出而賞識之品第之亦與行潦蹄涔供世人之汲飲而已泉何以得名哉鳳山之泉其源遠其光榮其甘如崖蜜其臭若椒蘭雖羅浮之卓錫滋穴之神瀆錢塘之虎跑不過若是泉有二穴四時不涸則又較梁山之雄雌二泉春夏則左盈右竭秋冬則左竭右盈盛衰固殊焉又有異者以瓢取之以桶盛之漣漪之中其桶底宛浮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二十五

於水面說者曰此與星沙白沙井之泉大似邑之人挹之注之莫不飲而甘之而余於此泉則尤有性命之依生死之繫如道之不可須臾離者余性嗜茶成癖茶之佳者必泉之美者煮之而後心脾悅焉肺腑清焉聰明濬焉否則煩悶生鄙俗出懊惱萌神明蔽古之人所以負甕剖竹罔辭勞遠者蓋此故耳余居與鳳泉近四十年來朝夕得所求似天之生此泉與余若有所獨私余於此泉較人若有所獨厚吾向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噫嘻泉之爲泉其鮮人之渴煩也猶

小其益人之神智也甚大其養人之營衛也尚淺其助人之廉讓也實多吾鄉士大夫所以澡躬浴德履潔懷清以爭附於清流而不致及於污濁者泉爲之也豈真私余一人而獨厚哉是爲記

天門山澗于記

邑諸生 田啟芳 梅塢

秦時有樂器名澗于形似銅瓶腹大如口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筳銅也黑如漆溥甚上有銅馬以繩繫馬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澗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古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二十六

所以節樂也其器造於何代不可知但爲器已古靈異非常繫其馬者竟可以飛而騰當秦時已飛身二次至齊又見迄於今相去幾千百年矣縱有希世神物奚爲而飛越於此乾隆五十年六月有鍾靈山田升者耘於天門山之頂暑氣正炎渴極而飲於洞之泉泉爲草掩鋤之鏗鏗然聲自泉中出驚訝而歎之曰噫此金聲也胡爲乎來哉再掘之露其馬三掘之提挈其馬而口立見遂轟轟然聲大而遠矣衆山爲之響應此時一崗翠浮光芒四映絢爛輝耀異樣炫目蓋此器埋藏岩穴嵐

氣薰蒸鬱久而必宣俗云銅綠其卽此翠光之流也升  
得此卽負之歸室之人皆不識其爲清廟明堂之器可  
以鼓吹休明而鳴

國家之盛者遇之於千百載後得之綦難而莫名何寶顧  
乃葉之如遺置之於倉廩之間斯固器之遭逢不偶要  
亦知遇之難其人也予時髫齡見之莫能有之後聞有  
賞識者售而去之究不知其所終極噫希世之珍得之  
如泥壤失之如曇花其終能輦之以獻  
彤庭歟此可冀而不可知也

序

學校序

卯崗安撫使 向同廷

嘗思學校之設原以作育人才以備

國家之用余素有志緣例請設奈司內自余明輔祖時遭  
向蒿等謀叛後人民寥落有志讀書者百不得一幾置  
斯文於不講矣余因思人不學不如物且土不通經果  
不足用先王圖治庠序必居井田之後卯崗雖屬僻壤  
而人性皆善任有土之責者亦宜法光王以立教也詎  
得於衰微而遂無振興之志也耶所以余於司內及新

江各處均建學舍外示諭各地就近多設以便延師課  
讀俾肄業者得以居肄成事朝斯夕斯文理通暢暫送  
荊州附考文風日盛另行緣例請設以廣作育焉是爲  
序

重修文廟序

來鳳縣訓導 蕭琴企夔

學校之興資乎守令舊矣往者文翁之在蜀郡范純仁  
之蒞任襄陽建學明倫彰志貞教沐其化者喁喁然向  
風恐後曠然一變其俗猗與休哉何其盛也來邑古爲  
土司地自乾隆丙辰歲改設郡縣建立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二十八

文廟其開創之規模崇宏壯麗肅觀瞻焉無何嘉慶元年  
遭賊蹂躪堂廈門廡半就傾圮至五年冬邑侯朱明府  
新蒞茲邑瞻拜之餘目擊傾廢爲慨然者久之爰具文  
籲請

國帑冀爲修葺奈稽久不報今年春與同寅及城中諸紳  
士謀量工程材約須白鏹三千餘金爰首捐廉俸爲邑  
人倡而爾時之爭出錢幣以相助者統計之蓋已不下  
千金云竊思廟貌創自乾隆己未距今六十四載日久  
制就枳椳一旦人心踴躍廢而能興者非賢邑侯首倡

大義有以感之不及此蓋公之德教深矣猶記予壬子歲權應陽學篆應陽者古蒲騷地僻陋在夷文教未興至宋謝顯道先生令是邑慨然首建學廟與邑士講肄其中而士風丕變迨前明江夏賀對揚先生署茲學事訓士以謝上蔡爲法又捐俸齋爲置石橋田曰嘉賓萍食置雙橋田曰志士斗水其所期待諸生者殷矣顧予力薄未敢妄希對揚公之置田畝以廣作育而明府勤勤創修於以妥神靈而宏教澤若與顯道先生前後相輝映者益令我懷古不置矣前四月旣望業經輒吉興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二十九

工凡一切棟梁椽瓦之具均須價值今特將所立印薄給首士按名催收無論城邑鄉場各宜踴躍樂輸期早藏事勿負當日剏修之至意他日

聖宮

巍煥人物蔚興搏扶搖而激昂青雲者聯翩無替將昔所稱文翁化蜀純仁治襄今皆於是乎在則夫宰斯邑者之德洽化成良用忻懌卽予與亦有榮施焉謂非茲邑之厚幸與董事者屬序於余爰承誦諉敬弁數言用以驗諸同志者

復修社倉序

來鳳縣 王頌三 筱華

古無所謂社倉也自井田廢而阡陌開遂致豪強兼并貧富不一歲煖而號寒年豐而啼飢者所在皆是一旦天災流行餓莩相望議蠲議賑紛紛圖救於目前之急而終無補於百姓之死亡卽有講求積儲以備荒歉者又或法未行而害已滋利甫興而弊旋起求其斟酌盡善規畫極詳者則必以朱子之社倉爲最我

國家勤求民瘼常平義社諸法申飭舉行幾遍郡縣蒞任以來繙閱舊乘延訪耆英備悉乾隆年間曾積有社穀二千六百石疇昔之爲民備荒計者至深遠也洎嘉慶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三十

初燬於教匪之擾蕩然無存迄今已廢弛六十餘載矣豈社倉之制終不可以復興乎抑在乎人之實心與實力耳來邑萬山叢薄田疇疎衍農民耕山鋤嶺半皆仰給雜糧卽豐穰亦鮮蓄積一遇凶荒民飢乏食草根木皮掘剥殆盡而又山路崎嶇商販梗絕所以視他邑之飢饉爲尤困辛卯己酉歲其前事已顧可不以社倉爲汲汲乎用是不揣固陋潛思復興又自維德薄政淺難以遽信於民爰散集諸紳耆而共謀之僉應曰可夫社倉何如事而遽共信其可哉攷之朱子社倉之設猶自

謂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始爲鄰里立無窮之利其在數年以前固已岌岌乎難觀厥成矣後之人倣其法者時移勢異更加什百之難敢謂其事之必有成乎且墮廢已久無論閭閻小民未食社穀之利先憚出穀之難其疑惑滋甚而豪右射利慣挾至乏至急之情以邀加四加五之息見社倉祇收息二分其輕重相懸亦未免各存意見妄肆浮言也不意不數月間倡捐勸助共積穀二千有奇是向惟恐其不成者今竟成矣向惟恐其不卽成者今且成之速矣非民俗淳厚共知大

而積至於他年遂可免水火鴻嗷之嘆是其爲利固惠而不費而其爲術亦約而易操也因將挪移侵蝕諸弊議立規條於左至於垂久遠以濟實用尤必因時變通而維持之是又不能不望於邑之正人君子及後之官斯土者

送張偉人廣文平糶序

來鳳縣祥福介堂

昔富鄭公與所厚書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十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遠矣古名臣中不多見之人不謂遐壤荒陬亦有能行之者道光丁亥余奉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三十二

簡命出宰來邑邑彈丸黑子山多田少歲或不豐民卽艱食

壬辰之夏阻飢更甚嗷嗷鴻雁滿縣滿郊余雖多方籌備未能濟也邑紳張偉人先生適權光化學篆歸救時師古見義勇爲盡出私廩減價平糶男女異途強弱一致凡所規畫俱協事機邑民無餒色半皆先生之力也功固同於賑貸福必造乎科名爰書此旌其閭且以爲都人士風焉

修羅二箐路序

林翼池

邑之西五十五里爲革勒車塘越十里爲總管寨有茅

店數家歷寨幾里許入羅二箐口怪石堆突大者虬蟠  
虎負小者鋸業牙錯下則溪壑衝潰橫汎無紀又復林  
深樹密灌莽蒙翳蓋自箐口抵分水嶺與咸豐土老坪  
壤接原無可通之路而自酉陽彭水駝背鹽鐵者率皆  
由此蓋以兩邑連界俱有汎塘而僅歷此十餘里之仄  
徑厓險可就周道故於無可通之處而爲必欲通之竇  
然亦憊已客冬因公過此心病之卽向耆民商開道之  
方云非數月不可茲旣歲暮入春夏苦多雨水俟秋冬  
交山氣燥烈攻焚開鑿方能濟事余時然之比今春之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三十三

正月巡憲來公按臨路出此往咸邑深以爲此川楚商  
旅來往之區不可刻緩於修治也遂檄縣飭製鐵器如  
桿鍬錕錘若干屬卽委張尉督修烈焚勘闢開挖鏟削  
將使化險爲易可以通商便民此誠巡憲勤卹民隱蕩  
平王道之至意也余爰與張尉相土制宜或舍盤錯而  
旁通或避嶮巇而曲引或因流窪而鋪棧築坑或剔棘  
荆而剗平削直凡三閱月而工竣恍然開闢一新途一  
不知夫治道者之必循故轍抑或別於取徑否也然後  
信非巡憲之勤求民瘼而勇於猷爲必不能化險爲易

若斯之速也路成訂咸令中叟孫公勒界碑於嶺曰今而後敝邑之與貴治通衢直達誠有如巡憲之所謂通血脉者孫曰二邑血脉之相通久在西北忠堡黃柏園一道矣從來之貞肅歷香水坪黃柏園老鴉關而忠堡至咸城無崇山峻嶺之隔而又視羅二箐道近二十餘里血脉相通於此矣公豈未親歷而未之知耶余謂人身血脉之通四肢無間手治而足不仁病已又焉可以臂指之運掉如意而任兩足之病腫踈鑿也哉

縣署竹梧書屋序

來鳳縣知縣

方

策 竹儂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三十四

竹以食鳳也梧以棲鳳也鳳兮鳳兮來何暮兮姑種此以招之

重修龍烈婦牌坊故址序

何遠鑑

余嘗渡河北上於朝歌拜比干之墓於湯陰謁忠武之祠於容城訪椒山之里竊謂人得正氣以生其精光常留天地雖世遠年湮過其地者恒低徊不能去城東有隙地半幅圃人築室其間旁積糞穢諸物未幾火余過而異之詢諸土人則故牌坊基也訪其姓氏父老皆無能道者蓋自丙辰兵燹之後文獻無徵遂使芳踪湮沒

考古者所爲慷慨太息也壬辰冬歲試南隄與堂叔禮門暨亡友雷淮卿囑隄吏王成仁覓諸檔冊久不獲一夕吏夢少婦素服嚴粧入中堂似有所白狀次日尋他卷忽有自塵堆故紙中落者檢視之則余邑申詳節烈冊也烈婦亦靈矣哉案烈婦係邑人龍民貴之妻趙氏年三十里有惡少欲犯之不從以兵脅之烈婦奪刀自剄時乾隆三十五年也嗟乎人得正氣以生一念之眞匹夫匹婦無媿於仁聖賢人烈婦亦烈矣哉癸巳春標以石柱鄉先輩王曉樓爲文以記之但地當孔道人畜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三十五

蹂躪不數年而碑碣無遺今所存者石柱耳余恐數百年後滄海桑田不能與犁鋤爭此土也思欲永此芳蹤莫若種以嘉卉欲種以嘉卉莫若圍以垣墻行見樹木陰翳禽聲上下足以慰烈婦之魂而過其地者將與比干之墓忠武之祠椒山之里同低徊不能去也是爲序

卯崗安撫司志序

安撫使

向

舜

或有問於余曰志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志也者志其事以供覩記者也且食貨學校大有關於民瘼尤爲有土者所不容略卯崗雖屬僻壤不同乎通都大邑而余

先人自明初歷守此土傳職至余司內之食貨學校以及舊蹟遺事與夫四序推遷山川景物亦有足以纂集成志者雖余以幼年襲職知識未開見聞不廣賴胞叔子藩代理司事而及其成立自行治理亦曾有昭示司內各示且胞叔子竒姿性靈敏積學有年足以助余之所不及因取彼素所記載者而閱之仍付伊偕堂叔從清秉筆贊襄草纂成書竊念自有土以來已多歷年所矣因思人事不能無變遷著述之事不輕擅不及身爲之無以見責有攸歸彼所謂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者其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三十六

又何說焉此卯崙司志所以草纂以昭後世也是爲序

卯崙安撫司志序

向子藩

卯崙荆南之邊疆也余先人自明初撫有此土遞傳至今已多歷年所矣余自署理司事以來曾於涉獵經史之餘見夫古之藉載筆而傳其軼事者紛紛矣因思凡事必有紀於前乃可以述於後而欲成司志一書久矣每慮前無所承旁無所証不意余弟子竒曾一一記之錄有一稿質之司主適合其意乃仍付伊偕堂兄從清草纂成志將見地屬僻壤雖遠不及夫中域名區而司

志既已草纂後之子孫自可數典不忘是我司修志一事較之通都大邑亦宜急急也余因喜余卯崙之司志成而樂爲之序

覃氏家譜序

施南府知府  
王如珪  
順天宛平人

余奉

簡命

來守斯土下車伊始卽首詢學校知府屬新建之縣尚未設學四邑生童尚寄恩邑學額內附考余曰四邑雖未設學凡來守斯土者均有教養之責故採風問俗雖爲政之首務而作育人材實治政之先資旋命沈丞於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三十七

試日交卷時將各邑試卷彙集呈閱以覘各邑文風士習之醜疵點名時諸廩生揖見序立詢以餼食有覃生述綸對以籍貫來鳳餼食恩施及閱來邑試文中有數卷斐然可觀招覆時得覃述紱述書述圖弟兄三人詢之乃知爲故散毛宣撫之後裔也暨院試述圖述書俱遊恩泮而述紱述一旋列名成均以待鄉試余聞之而嘆曰此故家巨族之行以爲後人端品立名之地也迨月至嘉平圖書二生抵郡晉謁見其氣度和平因詢其姓氏何始郡名何因祖籍何地宣撫斯土始於何朝述

圖卽出手所纂輯家譜稿呈閱並祈爲序於首余曰水有源木有本立言者能識本源之所在方能明體達用俾益後嗣生退余細閱其家譜始知姓氏之由祖自江南宦遊荆楚歷世之膂力王室親睦厥家忠藎孝友自唐及明已數百年於茲矣適來令林君將修來志抵郡就余商志事余復細詢林君未改設之先旣改設之後士習民風源源本本備道其由余方悉來邑士習之端方民風之淳樸皆緣於故散毛土司流風善政之所致也噫嘻爾先人之蒞治於斯能使宰斯土者知所愧勵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三十八

焉則爾後人之聚族於斯務使宰斯土者倍於隆重焉至此中消息之故則固生之所能默喻者也嘉生之意因序之以俟生異日之鑄定云

覃氏宗譜序

林翼池

乙亥之秋余謁選都門得楚地之施南來邑楚人士官於朝者向余云此吾楚新闢土疆其風土人物殊少概見余謂不然天地之氣運自北而南三代而上惟大河西北地屬中夏吳越以南舉爲要荒迨幅員旣長昔之目爲遐陬僻壤者今成大會矣昔之稱爲村野樸陋

者且久道化成矣漢陽爲楚北而施陽爲楚南風氣日  
開是必有故家巨族隱君子者出且楸楠杞梓楚材實  
多深山窮谷之中荆榛灌莽之墟輪困離奇者之偃蹇  
其間曾無有過而問者不知凡幾也而顧以土疆限之  
耶是夏蒞茲土越仲秋集諸士季課得覃氏一家新舊  
生三十餘卷皆斐然可觀既閱其文章因詢其家世乃  
知覃氏自上古發源蓋神明之允也厥後別氏分族或  
以爵或以地類難以枚舉其衍爲覃姓者則隸於江南  
顯於漢室自漢有天然唐有墨來送當炎宋之際則有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三十九

汝先伯堅其繼世則自毛公而後友諒以下或時贊政  
宣猷或時折衝禦武俱宣撫斯士爲先朝忠蓋之臣越  
十三代傳至勳麟公因吳逆蠢動隨大兵征討有功世  
襲鎮遠將軍 賜印篆勳麟生二子嫡出者爲隆基鴻  
基其庶也勳麟夙有襲庶意隆不忍違父志宛曲遜讓  
鴻因嗣襲自鴻傳至瑄仍襲舊職皆隆基公孝友之德  
所貽也洎

世宗

十三年歸誠繳宣撫印篆給予世襲千總撥給漢陽房  
屋瑄故無嗣列憲以璠爲嫡長孫欲題請承襲璠復固

辭挈二嫂扶兄柩歸葬杖履自適課督子姪以終天年  
大抵覃氏之奕葉遞傳也在家則代啟孝友在國則世  
篤忠貞故其和氣致祥能使子孫昌熾書香蔚起將來  
之雲初日盛簪纓弗替者夫非孝友忠貞之蓄久而必  
發其光者與述綸覃生因出其手寫家譜索余序余曰  
水有源木有根後代之支分派別皆先世之同氣連枝  
生家之自漢迄明由陝入楚而元而明以逮

國

朝余亦何能詳悉爲生家譜序第卽今日所見並質諸  
故老所聞猶有孝友忠貞之遺意焉後之子孫繼前人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四十

成業各啟詩禮共課農桑勿以強弱相軋勿以貧賤相  
耀勿以鄙俚成習勿以才智自多父言慈子言孝兄則  
友弟則恭勉其家修蔚其國器其後之繩繩未艾長發  
其祥者直可於茲操其券矣又烏得謂此地之風土人  
物不可概見而以新闢土疆限之耶是爲序

王小艘冬青山館詩鈔序

來鳳縣知縣

周向青

蘇門

僕攝篆蕉溪此邦士大夫不乏其人而僕所最折節起  
敬者於斯得師友二人焉一爲楊愚齋孝廉品端學粹  
悃悞無華此躬行君子也可以爲僕師一爲王小艘選

拔志高才博慷爽不羣此當世豪流也可以爲僕友曉  
艘曾出其先公斌夫先生寸丹集及英謀傳見示簪纓  
世族忠孝傳家於以知曉艘之學有根柢品爭流上者  
蓋得諸庭訓有素也僕瓜代已屆將離茲土曉艘與愚  
齋諸公以僕之非風塵齷齪比也拳拳不釋於懷因以  
所作冬青山館詩鈔相示僕見其探源屈宋選材班馬  
上自漢魏六朝以及唐賢三昧至宋之四大家元之諸  
小品開拓勝朝七子之衣冠紹述 盛世三家之俎豆  
氣大言盛筆健聲宏澡思於冰雪之壺摘藻於蘭苕之  
沼逸情雲上仙格風流洵足上繼寸丹一集輝映後先  
矣雖然詩三百篇皆忠臣孝子之所作也異日曉艘登  
翰苑歷臺閣雍容揄揚垂紳珥筆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此猶鄒枚侍從之所長僕所進而請者詩教所  
以維王風方今

聖天子輶軒問俗太史陳詩曉艘本其英俊卓犖之識發爲  
誠正侃諤之辭令天下仰之如朝陽之有鳴鳳此則移  
孝作忠不負令先君之盛德偉業僕與愚齋先生當拭  
目俟彈冠慶耳昔鮑覺生先生之賞識曉艘曰王郎酒

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竒才先生  
固爲曉樓之知己乎然而曉樓當益自進勉矣

培桂山房集序

蘄水翰林 陳詩愚谷

古之所謂傳人者非世俗之居高官登巍科者也蓋其  
人之性情學問道德文章功業不朽於世雖欲不傳而  
不能不傳卽不然或有一二之可傳亦不朽人也壬子  
秋余游蜀西假道鄂北一日晚泊鸚鵡洲前弘舸連舳  
時值斜陽滿江清風徐來忽聞吹笛聲推蓬出聽見鄰  
船頭一人葛衣羽扇揮灑自如風度邈然余過而謁之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四十二

乃古施州張君羽儀也握手與語云秋闈後將赴潭州  
省墓煮茗縱談如舊相識真有一見恨晚之感但詰朝  
曉發一夕之永向湘向秦不能無憾乃天假之緣石尤  
中阻兩人舟中舉上下三千餘年之人事八十一家之  
文字無不抵掌談之興酣出近作武昌懷古七律八首  
晚過洞庭湖長古一篇見示氣體風神翛然埃壒之外  
余深喜風塵物色之不爽明日又出平生所著諸子異  
同錄一卷文集一卷古今體詩三卷名培桂山房集余  
恐風利不得泊舟子催促江亭月白對之朗誦一讀一

擊其文之才雄魄大如登日觀峯觀海潮竒竒怪怪變  
幻莫測江漢之合流不足以方其浩瀚也其詩之調高  
響逸如遊廣寒宮聽天樂羽衣霓裳聲徹九霄鶴樓之  
玉簫梅花未必有此神韻也胸次浩然天真絕俗施州  
人物詹宏博輩不得專美於前矣夫張君之性情學問  
文章道德於同舟十日一一具見之矣若夫功業之彪  
炳以張君之盛年負此磊落不羈之竒才而復深年以  
造就之醞釀深醕異日遇合有期將輝煌麟閣煊耀芸  
臺建宇宙間不朽之事爲宇宙間不朽之人要亦性情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四十三

學問道德文章之所表見者也交雖十日誼自千秋未  
必不爲張君原望焉時乾隆壬子季秋月謹序於漢陽  
舟中

陳大巖哭蕭紫峯殉節詩序

湖南人

楊興植

蓀圃

余觀天地之正氣流注人間或爲忠臣或爲烈士而其  
淵源有根於母族得諸師傅者茲於蕭生紫峯見之紫  
峯爲陳氏甥其先舅祖鐵山公以萬歷戊午名元宰羅  
江有惠政晉守潼川遇張賊入蜀圍潼城鐵山親持矢  
戟與士民堅守日久援兵不至城陷北向拜曰臣生不

能報主恩死當爲厲鬼殺賊遂自縊而死今紫峯值教  
匪之變倘見義不明縮首畏禍崇山邃谷儘可逃生而  
乃挺身倡衆爲國亡軀其義膽忠肝較望風而靡者迥  
異非種於鐵山之真脈而能爲此哉且彼嘗受業於大  
巖先生者也大巖守鐵山遺訓慷慨有祖風講學蕉溪  
以忠義示諸生不徒沾沾於文字之末故紫峯之始而  
擊匪繼而獻圖三而誘降四而殉節凡智勇之過人丹  
心之炳日蓋讀古人書而深有得於師者至龔劉二子  
與紫峯友善亦同時死綏語云人以類應其信然歟嗟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四十四

乎來邑妖興大巖門下士率衆奮勇馳驅戎事者十餘  
人紫峯獨不免於難是天不留斯人以光此土也是天  
欲死斯人以振頽風也予覽大巖挽蕭生詩情詞悲壯  
於邑唏噓淚不自禁爰題數言於簡端聊以當些招云  
爾

書事

書知縣莊公紉蘭死節事

施南府  
九江人

王協夢

松廬

余守施之明年將有修志之役來鳳令祥君上前令莊  
公紉蘭死事狀覽其義烈有足紀者來鳳故屬散毛土

司其地有小均界連蜀之西陽乾嘉之際白蓮難作先是匪目韓澹煽亂歲癸丑攝尹蔣君以計擒之併其黨楊龍等置之法逾年公受代嘉慶丙辰二月訛言紛至公患之忽鄉民報忠崇里夾牛洞賊匪於十五日劫奪行旅人情恟懼悌恭里陳松者革役也通賊爲內應詭陳形勢願自効勸公勦之十七日公偕外委王清帶兵三十人典史張甯率民壯鄉勇百餘人行至楊柳溝紅巖坨賊大至望水堡峽口左右夾擊官兵陣亡者八人王清受創逸鄉勇死者十之八公因被擄匪目田谷登勸之降公罵不絕口遂遇害七月破賊降匪黃金印指其瘞所始得歸葬方莊公之陷賊也張尉大呼入陣白刃攢刺所乘馬爲賊所砍與馬俱墜溪橋下亡其屍十八日訓導甘杜命其子文郁攜印乞援於龍山縣俄而賊已入城乃乘間至翔鳳山麓沈於水妖僧佛懺拯之迫降不屈乃令其徒送歸學署其夜遂自縊而死事

聞賜卹蔭

勅祀昭忠祠夫以死勤事祭法也列於俎豆宜矣

檄示

廣墾植告示

卯崙宣  
撫使 向那吾

爲開財源以足衣食事照得治道首重農桑必土地闢始有飽食之慶樹植廣乃無號寒之悲蓋農桑者衣食所從出也故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若是則衣食之足莫要於墾植之廣也本司卯崙地處邊夷荒山雖多而有水之地亦不少前此干戈擾攘之秋未暇廣行墾植自本司襲職以來幸獲蒙業而安但民之耕織雖未嘗廢而豐衣足食之慶究難歷豐歉而一致是豈飽食煖衣不可以力致歟想亦由墮農自安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四十六

不力開墾不勤樹植任土地之荒蕪而財源莫開使然今特示諭凡有業之家務相其有水處概行開墾成田卽屬旱地亦須遍勤耕種且桑麻之蓄貴取不盡而用不竭尤恐內有梗頑敢於不遵示令本司特設農官以省勤惰查其荒蕪俾財源開而衣食足無論年豐歲凶鮮飽之嘆不聞號寒之悲可免此本司之所深願也爲此示仰司內人民知悉務宜凜遵毋違倘有遊手好閑不思竭力墾植以開財源者不惟難免農官懲責卽本司亦法不寬宥特示

廣修學舍告示

卯崗安  
撫使 向同廷

爲廣修學舍以原風俗以隆作育事照得古者建國君  
民教學爲先而人才振興雖由教化使然亦資肄業得  
所故邳隆之世廣教澤於司徒樂正悉於家塾黨庠端  
其藝習本司卯崗雖曰邊夷亦風俗宜厚人文可興之  
地特工必居肆乃成其事是以本司除司城並新江各  
處建修學舍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各地知悉嗣  
後務各就近修設俾成人小子各得其所凡爲父兄者  
固當加意教督而爲子弟者尤宜潛心肄習則日變月  
化孝弟禮讓之心油然而生且能志圖上進功力深而  
自足以揚名顯親司內雖無學額本司自可移文暫送  
荊州附考俟文風日盛卽行援西陽之例請設學額將  
見風俗厚而作育廣可無慮人文之不振興也凡司內  
人等務須踴躍從事無負本司之意特示

諭闔邑諸民區種田法家桑山桑蠶法示

道光十  
七年

來鳳縣知縣 丁 周 星 舫  
湖南澧陵人

爲推廣農桑以利民用以厚民生事照得民爲邦本食  
爲民天從政之大端莫先於教養養民之要道莫大如

農桑有守土之責者皆宜於耕桑衣食加之意也本縣服官鄂北隸籍湘南念切民瘼留心農事物土之宜五方各異膏腴之地三楚實多則餘一餘三旱潦自應有備乃自暇自逸閭閻每至困窮雖半屬饑饉之所致究歸於惰農之自安湖廣自辛卯水災而後百族凋瘵之形目不忍見耳不忍聞猶以爲地近水濱勢所難免而居山或可無虞今春檄署茲邑下車伊始訪問民間疾苦往者偶遇偏災餓殍情狀與他處無異爲民父母豈可坐聽其年荒歲稔而不預籌一保富救貧之術哉獨

思此地自乾隆初年歸流新闢原編戶口土民客民共四萬七千四百餘口原額水旱田土共載六百三頃二十九畝有奇按一頃百畝計田僅六萬畝零現在戶口約倍於前而山多田少無荒可墾是糧田有限人民日衆非卽前人之成法而善行之安能於人稠地狹之鄉化少爲多轉礲爲沃爰蒐羅經世籌濟諸書擬將區種及家蠶野蠶諸法彙錄成帖刊刻頒發俾務農者家喻而戶曉之爲此預先示諭闔邑軍民人等知悉區種之法始於伊尹耕莘按常田每畝可收穀三四石或六七

石不等區種則每畝可收穀二十餘石或三十石得法者每畝竟可收穀五六十石以至百石之多是一畝所收可加常田六倍或十數倍且不用耕牛不必栽秧清明節後將穀種拌和灰糞種區土內計五十天即可成熟如種豆種芋一般如水耕常田差異惟鋤禾負灌費工田不加增穀實倍蓰利甚大矣前事明效另錄原編載區田攷中至蠶桑之法家蠶家桑所在不無知者但桑樹不多蠶絲亦少耳山蠶之法知者或鮮現今四川貴州山東早已行之有效其初官爲督率後皆樂行不

倦刊本有蠶桑說及廣行山桑檄皆一一詳之竊憶每年青苗不接力耕貧戶種桑千株養蠶萬繭繅絲一觔易銀一兩春絲方成秋蠶又至農家之利孰大於此來邑十二里閒曠地土何止種桑百萬十二里老弱男婦何止治繭億萬遠如江蘇之洞庭山浙江之湖州府蠶利歲計千萬近如當陽之河溶京山之宋河蠶利歲亦稱百萬但使來邑無土不桑無戶不蠶誰謂蘇杭之富荆郢之饒不復見於此哉但管業之家尤宜矜恤佃戶耕桑均有成效臨時斟酌分多取寡卽以課勤惰別勞

逸永爲來邑萬家福遠近效之豈僅來邑萬家福哉爾居民誠能實力行之務求必成來邑雖云山多田少種桑亦無礙糧田可耕之士仍多佃種貧戶每口額種桑三十株多多益善額耕區田五六畝不必務廣歲應收穀百石除完租稞外養八口而有餘十二里之民可以無飢矣又戶課蠶工男婦老幼通力合作轉移執事人有常業邑無游民十二里之民可以使富矣誠若此歲有餘糧慎勿傾糶以圖使用務將餘穀酌量存留以備荒歉里中擇一二紳耆董其事其穀仍存本戶倉內該

管紳耆年終彙數報縣備查所有書差約保不得干預參越此等穀只許本境平糶民穀民存我倉我積較常平社倉尤爲稱便卽古人公督私藏法也里中巨室積穀甚多可以通濟外境者不在此例至若義學實興育嬰孤貧諸費非一力所能辨地方官隨時勸諭亦不能強以人爲善致生嫌議但農桑利成禮節斷無不興者夫人非迫於飢寒誰敢竊盜人苟足乎衣食豈忘禮義故詰奸必先警惰興教必先議養此本縣一片惠養之意爲籌濟民生起見爾民亦當自爲謀也凜遵毋違特

示

附區田攷附圃後田

區田之制久矣昔湯有七年之旱伊尹始作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凡山陵傾阪及田邱城上皆務爲之以是支七年之旱而民少流殍惜其說無他書可証散見於陶朱致富奇書及元代王楨農政全書推本汜勝之之法爰是詳考區法每田一畝廣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行其長一十六步每步五尺計八十尺每行占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五十一

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三行長廣相乘得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隔一區種一區留空以便澆灌又可疏風方不熱壅根苗且除隔空可種六百六十二區區深一尺用熟糞二升驟用生糞過多糞力與區土相和布峻熱即熱壞苗有害種勻覆以手按實令土與種相着苗出時每一寸留一株每行十株每區十行留百株別製廣一寸長柄小鋤鋤多則糠薄若鋤至八遍每穀一斗得米八升如雨澤時降則可坐享其成旱則澆灌不過五六次即可收成結實時鋤四旁土深壅其根種既密穗又長大時恐風

折吹其爲區當於閒時旋旋掘下春種大麥宛豆夏種粟米黑豆高粱糜音糜黍秋種小麥隨天時早晚地氣寒暖物土之宜節次爲之不必貪多毋論平地山莊歲可常熟近家瀕水爲上其種不必牛犁惟用鋤于遙畝切音燥也 鑿墾更便貧家大率區田一畝足食五口丁男兼作婦人童子量力分工定爲課業若糞治得法灌溉以時雖遇災旱不能損耗此區種之詳於史冊者也又攷齊民要術云衍州刺史劉仁之在洛陽曾爲之一畝可百石人多疑焉後爲太原司馬在平

定亦然收每區四五升畝可三十石於是爲圖說刊布之以爲務農者勸此區種之見於集傳者也徐元扈先生有言三代制產非以多與之爲厚也語云務廣地者荒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后稷爲田一畝三畝伊尹作區田負水灌溉古之治地者盡力盡法而不務廣大禹時卽爲農師洪水初治作乂之士甚多恐民務廣地以致荒蕪故限田五十使精於業卽五十畝可食八口之家矣豈不諒哉故詳述其說以著於篇又攷盛柚堂集云近衢州詹文煥監督大通

於官舍隙地爲之計一畝之收五倍常田又聊城鄧公鍾岳於雍正末亦曾行此一畝之收多常田二三十斛此區種倍收之明效也

國朝康熙丁亥桂林朱公龍耀爲蒲令取區田法試之後爲太原司馬在平定亦然收每區四五升畝可三十石爰爲圖說刊布之陸桴亭欲以代田之法參區田之意更斟酌今農治田之方而用之見思辨錄此區田倍收行於康熙年間者也雍正二年直隸巡撫李維鈞奏曰嘗考伊尹耕莘之時有區田之法收穫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五十三

倍蓰臣繪成區制在保定城內賃地二畝僱人試行之其播種灌溉尚未如法而一畝之地已收穀十六石若無地窮民得荒廢之地數畝俾其區種則數口之家亦能養贍或歲遇旱澇倣而行之於農功犬有裨益奏入奉

硃諭區田一說向日視爲迂濶之談亦未聞有行之者觀爾所奏收穫倍蓰則非荒唐矣此法倘能通行獲益良非淺鮮雖係古人成法亦爾一片爲國爲民之心感格神明之所默授朕實欣悅之至後候再有成效

更爲源源奏聞此誠美政也此區種倍收行於雍正年間者也至種蔬果之田謂之圃田其田繞以垣墻或限以籬塹負郭之間但得十畝足贍數口若稍遠城市可倍添田數至一頃而止結廬於上外周以桑課之蠶利內皆種蔬惟務取糞壤以爲膏腴臨水爲上否量地掘井以備灌溉地若稍廣可兼種蔴苧果物比之常田其利數倍此園夫之業可以代耕養素之士亦可託爲隱所乃農事之支流而田功之餘事也大抵田制不一各因地以制宜而力田之事全恃

農夫有眞精神流貫於其間凡選種之取其肥實糞力之取其腴厚耕耨之必利其器播植之必乘乎時至織至悉具有經綸臨民者誠能訪窮簷之疾苦知稼穡之艱難寓撫字於催科殷鞠謀於積貯烏在老農老圃之事非卽大人之學哉

經世文編

附蠶桑說

聖天子加意農桑每歲必親蠶收入供御蠶桑之利遍於天下閩中天氣和暖理宜蠶桑徒以難於創始大利遂秘予蜀人也習蠶利來閩歷守二郡曾於署內試

養良絲厚繭俱有成效信乎閩之宜蠶也顧欲養蠶必先樹桑桑之種類不一一名壓桑春初取桑枝大者長二三尺許橫壓土中上壓肥土約厚二寸半月後萌芽漸長三四月後可四五尺次年立春前後剪開移於他處二三年卽成拱葉可飼蠶矣一名子桑乃桑椹所種四月取黑桑椹揉碎用糞灰和上種入地寸許一月發芽三四月長二尺許再逾年種種四五年始成樹仍結子惟葉稍薄然任砍伐枝可爲薪取葉又甚易養蠶者利之而吳越之間每取壓桑條

移接子桑其葉更美一名花桑亦由種子而成其葉與壓桑相似但有花無實與子桑異不可多得湖州所種皆小桑蜀中多大桑此種桑之異法也養蠶之法立春日取蠶種置地上或草間使受春氣隨置溫暖處日以爲常越十餘日自出小蠶如蟻蠕動視其多寡用鷄翎掃下每日一次各爲一處以免參差初生盛以筐藉以紙先用柘葉食之如無柘用桑亦可每日喂三次天氣晴暖約七日卽當初眠眠則蠶不食漸藏葉下視眠者過半卽暫停無與食伺蠶蛻大

半起而後食之初與食不可多多則傷食病死漸長  
漸多筐不能容移於曲箔蜀中呼爲簞二三日一次  
攤開令稀掃去蠶糞以利其氣蠶喜溫暖宜向陽潔  
淨毋使近陰暗及污穢惡臭犯則蠶瘟故蠶婦不近  
喪門不食蒜韭良有由也初眠後約七日而再眠又  
七日而三眠停食俱如初眠時三眠蠶長寸許蜀中  
呼爲大眠謂過此則不復眠也蠶既三眠食葉有聲  
如雨投之立盡每日三食夜則燃燈照之蜀則名爲  
催老蠶則舉家忙也約食二十三四次蠶老不復食

置蔴上令作繭漸多不勝摘則多置葉其上而覆以  
草如鞠梗竹枝之類蠶老者次第而上其前後亦不  
甚相遠如遇天冷下置火溫之四五日便成黃白二  
繭各取歸筐中黃者繅爲黃絲白者繅爲白絲繅線  
之法大釜沸水入繭一升攪出絲頭置一木長徑釜  
上立三柱置二小車長五寸徑二寸下鑽竹管各一  
抽絲頭由竹管出繞小車周匝而後引入大車車制  
寬尺六寸徑四尺五寸前輕後軒後二柱架車前二  
小柱作機納絲二竹鈎下分爲二行上大車每運車

則機隨車往來疾徐如意每抽繭絲盡則蛹出不盡者再攪而抽之有不上頭者名水繭去之破頭者入水卽沉鎮以石毋令再起亂絲每次添繭半斤佳者煮繭三斗可得絲二斤卽宜下架軸作一束如繩挽其末如髻卽可貿川中每斤價自八九錢至一兩不等惟其時耳川中又有水絲取法與大絲畧同惟煮繭取頭後卽下冷水盆中繅之與火絲小異色光而細可作綾緞經線然取之較少故價稍貴聞湖州蠶皆火絲每年桑重生復用蠶故有頭蠶二蠶之別此

蜀中所無也蜀中墻下樹桑宅內養蠶以爲常業蠶初生每重二錢長大可滿一簞簞長丈三寬五尺編竹爲之屋中立四柱柱下有十齒作架盛簞掛上可容五簞養蠶家多者二百簞少者亦十餘簞每簞可得絲一斤若得絲二百斤則小康之家也又蠶初生至成絲時僅四十日獲利最速其糞可飼豕水可肥田柴可炊爨故人皆寶之每蠶熟置酒相賀又擇其繭之佳者爲種出蛾分雌雄配對半日分開承以綿紙令下子滿紙收貯爲來歲計其出蛾遺繭可製縣

綢並無棄物婦工女紅以助男耕心無外用風俗日美豈不休哉吾憫閩民之昧厚利窮生計而莫爲之所也作是說以導之

此太守李公守福時文也福稱炎海楚亦稱熱地氣候同則土產同也錄此以爲養蠶蓄繭治絲者式天下大利除務農外蠶絲爲重鹽鐵之利霸術所尚務本者不取焉爾士民其知之周跋

附廣行山蠶檄

陝西巡撫陳公宏謀

陝省山嶺榭葉最盛宜養山蠶康熙年間甯羗牧劉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五十八

公從山東僱人來州放養山蠶織成繭紬甚爲勻細到處流行名曰劉公紬劉公陞任漸次衰微乾隆九年三月奉

旨勅行山東將山東養蠶成法纂刊送陝本部院初蒞陝省卽以發司刊刻分發通省倣效學習隨有郿縣知縣紀虛中募得善於養蠶之魏振東立爲蠶長教人放養已得春蠶四十餘萬合之秋繭可得八九十餘萬統計可織紬一千餘丈民間已有販賣郿繭者又有藍田令蔣文祚商南令李嗣洙連年倡率教習該

二縣每年獲繭成綢已自不少其隴州汧陽放養未成同官令曹世鑑從山東覓人來此放蠶因北山早寒秋繭難成興安州劉李二牧亦曾放養未報得繭近據甯羌州稟稱連年借給工本設法鼓舞所得繭綢比前較多畧陽縣早已成繭近竟中止再近省到處椿樹易長易成可養春蠶曾經咸甯令柳大任試養得蠶因爲鳥雀所傷而止就陝省情形而論雖不能處處可以養放山蠶而山蠶所食之槲樹隨處有之可以放養山蠶之處亦正不少若得地方官設法

勸導接續行之鼓舞推廣自可漸覩成效况偏山槲樹可作蠶場不比家蠶之必須種桑也繭紬粗細皆宜又耐久穿亦不比絲紬之貴而難賣也本部院前後經理設法振興幸有可興之機並非迂而難成今又蒞陝覩此山場美利不肯坐聽中止除同官以北宋庸再行外仰布政司轉飭西同鳳漢興商邠乾等屬境內凡有槲樹之處官爲勘明砍伐雜樹修理蠶場可養山蠶或僱人試養或官出資本而招民同養或給民人口食令其學習或官借資本聽民人結夥

學養其抽絲抽線毋論男婦老少皆可學習其蠶種  
必須官爲購覓其器具亦須官爲製給其中氣候事  
宜備載山東養蠶成法或於本省之甯羌郿縣商南  
等處僱人教習或於山東河南僱覓善養山蠶之人  
來此教習地方官用些心思費些物力爲木境倡此  
美事成此美利俾滿山榭樹向時作爲柴藪棄爲無  
用者將來皆百姓資生之物養命之源政績可觀功  
德無量本部院尤拭目以觀山蠶之盛並紀循良之  
績矣

宰應時倣此作告示以諭鄉民旋復刊刻給發未  
久卸任中止藏板省垣此篇已將山蠶之法詳言  
之有心人細閱便知真濟時良策也

周識

附記養蠶樹名

榭樹大者爲大葉榭小者爲小葉榭

橡樹葉多稜窪結子上圓下尖狀如蓮子名曰橡子  
橡子落地以土掩之即可發芽成樹查橡樹俗名板  
葉栗其子名橡宛子可染色

柞樹皮紅爲紅柞皮白爲白柞葉皆青色似柳葉而

較寬經霜不落結子與青櫚同而較大以上餵養山蠶用之

青櫚樹類椽葉而小結子與榦樹同

椿樹卽臭椿嫩芽時色紅成葉後色青子結瓣中如目之有珠名鳳眼草餵養春蠶全賴此種  
啟

募修尊經閣及忠孝節義四祠訓導李大訓香圃

天下事可已而不已者喜功也弊在好大不可已而已者畏難也弊在苟安皆非所以崇聖道遵帝制也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六十一

來鳳在五代以來爲感化州亦曰柔遠元曰散毛府自後爲散毛司蓋古要荒地去今京師七千餘里自我高宗純皇帝龍飛御極鳳紀書元山國之向化維殷蟻臣之歸流孔亟

天恩順志花縣分城變土司之舊壤錫來鳳以嘉名里分十二官設六員此草昧所從開文明所自啟也乾隆己未年前邑侯山東于公作宰茲邑爰請國帑首建大成殿崇聖祠大成門東西廡規模宏整肅觀瞻焉洎嘉慶丙辰兵燹後凡祠廟衙署俱遭蹂躪維時官斯

土者顛請重修大憲以鄖襄軍務旁午不報及壬戌春  
邑紳公請於前邑侯浙江桐雨朱公凡二年勸捐二千  
餘金於 大成殿則基址加厚椽瓦聿新而 崇聖兩  
廡頓改前觀泮池黌宮悉皆如制當是時蕭公企夔實  
以一身周旋其間慰勞獎勵無所不至然猶以功大費  
艱而 大成櫺星未建也辛未冬邑紳復行勸捐得一  
千餘金於是巍然煥然盡美盡善前學使鮑覺生侍郎  
爲文記之以蕞爾蠻陬下邑而能聿修新廟如此良由  
諸君子之實心報本而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六十二

宣聖在天之靈有以陰相而默佑之也余自庚寅秋振鐸來  
茲與邑侯祥公考查 通禮所載直省府州縣 聖廟  
制度尚多缺如樂器未備佾舞乏人此外若尊經閣忠  
孝節義四祠禮宜有而必增制已定而難損前之人非  
敢畧也蓋有待焉耳夫禮樂必百年而後興人文非一  
朝所能具今我來邑久承雅化道古風淳則聲明文物  
之新非瘴雨蠻雲之舊正修舉廢墜期臻萬全時也洪  
維

皇  
上  
本

聖祖

神宗之仁孝立天綱地範之經綸太史之采風謠必及野夫游  
女彤管之褒懿美不遺白葦黃茅賜華表以揚清風予  
旌典而闡潛德俎豆馨香獎其已往春秋典祀勗爾將  
來又况西山孔壁所藏經師良史所著皆百代之遺編  
際一朝之盛會懿 天家之梨棗久刊爲四庫全書惠  
多士以球琳所期在寸陰尺璧第洛陽紙貢刷印良難  
况鄂渚天遥取攜匪易欲具文而往請必工價之齊全  
爰擇心誠好善力所優爲藉列簪纓義不推諉者或傾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六十三

一囊之錢或積千狐之腋或勞心於籌畫或宣力而經  
營於以崇 聖道於以遵 帝制既非畏難苟安亦非  
喜功好大高閣崇隆千百卷經史子集成稱美備新祠  
壯麗億萬年忠孝節義共被光榮行見理學名臣天下  
仰如山斗高才博物同人許爲馬班是則諸君子之仰  
紹前徽樂善不倦亦大慰司教者取人爲善之心也  
引

募修泮池及禮樂器小引

來鳳縣訓導

孫

冀瑞圃

辟雍園如璧而泮宮半之辟雍太學爲

天子臨雍之所此外皆曰泮池池者所以停水也來邑

聖宮告成一十有八載矣昔年則薄采其芹今日則鞠爲茂草欲原泉之不舍必浸灌以有功又况春秋丁祭籩豆未修宮縣有缺爰約同人講明而修補之庶幾知政知德卽在禮樂之興觀水觀瀾會見鯤鵬之化語云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聖心循焉又云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願諸君子勉成厥事

書

與荆南道孫公書

卯崗安撫使 向那吾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六十四

恭惟老先生勲著三巴蜀父老戴文翁之化奎聚七澤楚童叟慶福星之來弟雖邊鄙野人素奉教於君子矣前不揣固陋以一刺妄干大賢想登掌記恭逢榮任士庶歡欣弟亦藉棲棠蔭禮宜恭謁奈奉調以來繼後陞見又新叨簡命擇期視事特遣敝前營代叩想老先生諒不惜盈尺之地以爲野人生色也

與黃伯海大令論龍來要害書

何遠鑒

日前拜送行旌偶憇郵亭聞有自賊中逃回者云賊現據羊角磧我軍隔江堵禦想天塹不能飛渡也惟是天

下要害之區有不在本處而實爲本處之要害者談地利者不可不知也近訪得黔江梅子關係咸豐酉陽利川通衢近爲我龍來二邑門戶遠爲大湖南北藩籬地勢較他處尤險倘得重兵扼之自關以東皆高枕矣前與邑侯任午亭先生商議若宣咸龍來四縣官紳同心守此事無不濟者此六國擯秦之法用之今日更切但任公下車未久且官紳聯絡大非易事議之行否未可必足下策杖出山當事定問山中情形總以并力守梅子關爲要着乘機建議斟酌行之則足下此行爲景星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六十五

爲長城必能庇蔭鄉邦無數萬生靈之福也臨別匆匆不及多談伏惟留意  
頌

修羅二箐路頌

引有

舊志

歲丙子之首春道憲按臨我來邑路從總管寨抵咸豐訝此處林深石踞輿馬往來維艱爰檄知邑侯林謂捕廉張辦事勇往委令督修鑿石刻木舊路已修新逕復闢從總管寨迄分水嶺計程八九里化險爲夷不日告竣此雖我邑侯捕廉之督率有方民樂趨事而實道憲

之德澤覃敷無遠弗屆者也因爲頌曰  
繫茲紆鬱密林深箐溪壑竄盤亂石欹傾時遭暘雨更  
苦泥濘每籌開鑿安得五丁輶軒一過相勢度形隨山  
除道不日已成德輿載道蕩蕩平平

補山頌引有

舊志

蓋聞山媚川輝地靈自產人傑築高濬巨人力可補天  
工來邑水抱峯環陽變陰合雖歸流未久而發蹟可期  
第以西方巒頭一隙頗爲鳳城局面微瑕卽造物自然  
之文章作人事將來之點綴撮界縫於縝密借彼碎礫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六十六

汙泥聯兩楸以圓嵐何需雲封烟鎖爾乃補苴罅漏鳩  
集工程或負籠而載輦將抔土而拾石相與衆擎易舉  
毋俾一簣功虧云爾頌曰

山鎮西方邑里攸望龍游漢水鳳宿梧崗陰陽會合保  
障土疆天工可補罅隙成圓開列形勢秀媚嵐巒啟良  
獲吉千載盤安

津梁頌

舊志

難越關津致慨道左爲舟爲梁是濟坎坳龍化江臯虹  
臥波沱民不病涉行辟人可

箴

義學箴

林翼池

學毋嬉嬉則危學毋歧歧則離學毋盈盈則傾學毋怠  
怠則敗學毋躁躁則暴不患德孤但虞學疎不虞名晦  
但懼學昧漸進不已居安資深惟爾多士勗以學箴

倉廩箴

林翼池

在官在民義社常平貯積散賑歛薄稅輕毋敢侵蝕大  
戒小懲願書大有百室盈甯

囹圄箴

林翼池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六十七

無知犯法離此網羅求生不得爲之奈何畫地不入拘  
孿如囹圄刑期無刑圜室風和

銘

銅鼎銘

前明川湖總督李化龍

明神宗時播州宣慰楊應龍叛命化龍總督川  
湖貴州軍務討之事平卽前所給軍士銅鍋改  
鑄銅鼎頒發三宣撫八安撫等司以爲炯戒並  
係以銘

惟星拱北惟水朝東惟天王建極八方會同惟西南夷

各世其封惟敬天勤民庶不墜爾祖厥功順天者吉逆天者凶以爲不信視楊應龍

散毛司興隆菴鐘銘

王進湖南人

興隆古剎建散之陽端居水口竹翠松蒼軍民客土禱雨祈暘神靈顯赫降福穰穰晨鐘暮鼓普利週方迷途擊醒夢破黃梁星霜歷久鼓壽鐘傷信善共誓各發私囊捐金選匠衆姓助勦龍飛丁未際遇

聖皇

嘉平望五日吉時良紅爐再煽鐵汁鎔洋蒲牢躍冶體愈堅剛陞懸舊位吐韻悠揚神人共喜慶乃休祥而今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六十八

而後惟祈永昌風調雨順物阜民康干戈甯謐俎豆輝煌農夫有慶廣積倉箱鯨音久遠永壽無疆

烈女井銘

邑拔貢王煜曉艘

鳳城之北有井在焉曰有烈女捐命其間幼而失怙長則沉寃凱風增怨行露靡愆有白者石有清者泉心豈泉甘性等石堅泉枯石爛恨飲聲吞痕斷胭脂誓絕波深瓊花渺爾玉骨悽然散毛舊壤乾隆中年莫著氏族有媿腐遷不勒茲石香名誰傳

贊

太康張公傳贊

林翼池

夫治民之與愛民有間矣當蠻疆新闢初服政教是宜以愛爲治第行小惠說桎梏驩虞一時過則忘焉公於荒烟蔓草中易而爲原隰衍沃民樂其利十世百世矣孔子謂公孫僑爲古之遺愛僑以治爲愛公以愛爲愛時移勢異殊途同歸僑也公也均之愛民者也治也愛也均之爲政者也迭用剛柔與時偕行是有望於後之牧民者

貴帽山贊

林翼池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六十九

來邑飛鳳西南萬仞貴帽一峯與天同峻朝兮暮兮雲興則潤感而遂通結志誠信言告山英爲龍爲鎮實函斯活行施在迅

田榮葵勇烈傳贊

四川舉人 徐映台

典禮所重實爲國殤允若田公暨暨魫魫嗟彼搶攘沙蟲猿鶴劫火晨飛旄頭夜落蛛網結衛螳臂當輪紛紛亂賊滾滾烟塵柴紹壁龍敖曹地虎方之於公未堪比伍不畏義死不幸榮生一人奮袂萬賊齊驚斷其咽喉蹇其肘腋轉戰無前匪徒避易涉險用壯拉朽摧枯十

皇仁

步九計豈曰非夫先軫歸元王琳濺血精貫白虹雖死  
猶烈弓刀自動鬚髮冲冲魂魄以毅卒爲鬼雄鬱鬱佳  
城蒼蒼石馬回首戰場風悲原野  
浩蕩昭忠有祠嘉公勇烈以勸來茲惟山有麓與公不  
朽惟水有源與祀永久

來鳳縣志

卷之三十

藝文志

文

七十